

边缘小品



张
明
亮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边缘小品

张贤亮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边缘小品

张贤亮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5插页 149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15,000

ISBN 7-224-03704-4/I·851

定 价：7.45元

● 序

张贤亮

陕西人民出版社李玉皓女士几次来信来电，要我把近几年发表的散文随笔编成一部集子交她出版。李女士我还无缘谋面，但和骥才谈过话，骥才来长途说她是位很热情的编辑。前几年，我一心写《习惯死亡》，这两年，边写《我的菩提树》边办公司，俗事繁杂，只是在别人的要求下零零星星写了些文章及与友人的信件，像是散兵游勇，布不成阵势，也没有想到要把它收编成一个团队。而李女士一再催促，盛情难却，于是动手将其归拢起来。一看结果，确也不少，而且自己觉得尚有一定的可读性；在现在“假冒伪劣”书籍泛滥成灾的文化市场上，还可说具有一点真正的文化价值。

这本集子中，有一部分是我替别的作家的作品写的序。其实我写的序都是“有感无序”的，是“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块垒”，趁给别人写序时说些自己要说的话，竟常常与所序的书无关。我没有记笔记的习惯，今天的日记，仍如《我的菩提树》中一九六〇年

“劳改队”记的日记，是本流水帐。平时的一点思考和感想，也就在给别人催着写序时记录下来。所以这些序言都能与所序的书脱离，可以独立存在。

我幼时在重庆，因为要“躲警报”（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和母亲与早夭的弟弟住在乡下，上城市的正规小学前，曾就读于一间私塾。洪先生是位清朝秀才，开篇即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本性愚钝，别的都忘却了，至今不忘的是先生座后的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不知怎的，从此，就给我种下了“文章”必须和“经济”相结合的精神影响。也许这副联语并没有这层意思，甚而恰恰相反，“文章”归“文章”，“经济”归“经济”，至少是那时的“经济”并非这时的“经济”。但从这间破旧的瓦屋出来，幼小的心灵就抱着学必须致用的目的了。往好里说，开始的教育就决定了我今后的一生不会仅仅作个空头文学家，往不好处说，却是我永远也当不成一个静心坐在书斋里研究学问的学者。

翻阅自己写下的随笔，竟是很杂。深度不敢说有，涉猎的方面倒是很广；说理未必透彻，抒情确为真切。平生不愿做伪，也不善做伪。当然，真情流露并不能说是好文章，但起码也不是坏文章吧。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有三篇文章——《必须进入自由状态》、《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是社会主义改革者》、《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是写于十年前的，过去一直没有机会把它们收入散文专集，现在所以不揣“落伍”拿出献羞，是因我自认为它们并没有随时迁事移而丧失思想价值，在当时，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们简直可说是“超前”的。读者如有兴趣，可从中看出，我今天的“下海”，在那时已有前因；从我一开始重新执笔，步入中国文坛直到如今，我的创作思想和为人处世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我

以为这才是我俯仰无愧，敢于直面任何指责或批评的根本。

既然将它们出版，就须起个书名。因为杂而广，并且谈文学时似非谈文学，抒此情处又有其他的表露，读起来好像重点在这里，想一想重点却在那里……故题名为：

《边缘小品》。

●目 录

消遣的方式	(1)
女人内裤的哲学	(4)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	(7)
文学的殿堂在股票市场的楼上	(11)
有感无序	(19)
土地渴望生命和智慧	
——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局所编的报告文学集而写的序言	(22)
“中国首届版画精品展”前言	(31)
《周开成书法作品集》序	(32)
他在瘠土中生长	
——《穆斯林的儿女们》序	(34)
《火浴》序	(39)
好个诗情画意	
——程大利《那片蓝天那方土》序	(43)
老实人的老实文学	

——南台《女人和小镇》序	(46)
给海容的一封信	
——《海容小说集》代序	(49)
《胡正伟画册》序	(52)
贺兰山文学丛书总序	(54)
《凤城夜话》序	(57)
儒将颂	
——《胡世浩将军书画珍藏集》代序	(60)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62)
好!	
——序《塞上:税务的风采》	(65)
发疯的钢琴	(70)
《张贤亮小说自选集》前言	(72)
我的倾诉	
——台湾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自序	(77)
《土牢情话》日文版序	(83)
必须进入自由状态	
——写在专业创作的第三年	(85)
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	(98)
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	
——致维熙	(108)
文化型商人宣言	(116)
谈下海	(120)
到中流击水	(124)
致王蒙的邀请函	(128)
拓展生命占领的时空	(134)

出卖荒凉·····	(139)
参与、逃避和超越·····	(144)
追求智慧·····	(149)
致李国文信·····	(154)
关于《如是我闻》的通信·····	(158)
父子篇·····	(169)
家长会·····	(169)
理发洗澡·····	(172)
无“观”之观·····	(175)
遗传(一)·····	(177)
遗传(二)·····	(185)
悼外公·····	(193)
美丽的眼睛·····	(196)
羊杂碎·····	(199)
夜歌·····	(203)

● 消遣的方式

从澳大利亚回来即病倒，躺在床上静养。忽然接到沈寒冰先生从雪梨打来国际长途，说是他和友人要办份消遣性的杂志，希望我写篇短文。想起在澳大利亚受到的热情接待，一张张友好的面孔便浮现出来。来自大洋洲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即使病，也得在病中谈消遣。

其实小病也是一次消遣，这点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不过要病得恰到好处，既不要命又不会落下后遗症，而且不至于“穷病潦倒”，能付得起医药费，这病便是享受了，有点“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味道。

据说拿破仑是把工作当做消遣的，当然自古到今这类患工作狂的人还很多。现在的富人，在“高尔夫”球场上消遣。G. L. F——绿色、阳光、散步，多么美好！别说执杆击球，听听都让人舒服。我不会打高尔夫，却常在球场外见爱好者拿着球杆悠哉游哉地走。一看到这种场景，我便不由得想起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人曾把“斗争”当做消遣的，而我还是别人消遣的玩具，类似高尔夫球。那时，“毛主席的好战士”把好多人关起来，业余时间他们

没有高尔夫球打，怎么寻找乐趣呢？从“牛棚”里拉出几个“牛鬼蛇神”来斗吧。“好战士”尤其对犯“男女关系罪”的人特别感兴趣，总要他们反复“交代”他们是怎样发生关系和发生关系的全过程，一直要逼得他们的“交代”类似《金瓶梅》、《肉蒲团》里的细节描写，便哈哈大笑起来。我那时还是个童男子，没有发生过“男女关系”的幸运，于是“好战士”就让我摆出各种型号的喷气式飞机的姿势，在他们的办公室中翱翔。飞得妙，他们真会由衷地笑得前仰后合。可见，只要令自己开心，不论什么形式都是消遣。

现在，消遣的方式真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而消遣的费用也越来越高。玩，常常是人们最大的一项开支。可是我在西方国家访问时，如到拉斯维加斯赌场或巴黎“红磨坊”这类高消费的娱乐场所，在灯红酒绿之间，纸醉金迷之时，却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样一则中国古老的寓言：有一个渔夫在海边打鱼，每天他只捕到自己够吃的就罢休，躺在岸上晒太阳。一个商人走过来劝他多打几条，他问，我多打鱼干什么？商人说鱼多了你就能出卖了。他又问我卖了鱼干什么？商人说卖了鱼你就有钱了呀！渔夫奇怪地问，我要钱干什么？商人回答，有了钱你就可以享受了，比如你能够到海边休养，游泳呀，日光浴呀……渔夫说，照你这样说，我现在不就在享受么？！

在国内国外，我总看到人们忙来忙去不得闲，每个人都仿佛变成了机器。工作越紧张，人越要变着花样去消遣，以使自己的神经得到片刻的松弛。消遣的方式越新奇，花的钱也就越多，这样，人们又必须拼命地、精神更为紧张地去赚钱，赚来钱再去玩新的消遣以求更松弛的松弛……如此周而反复，无休无止。最后，人们可能并不是因为工作累死，而是为了寻找金钱好去消遣而死。于是使我常常感慨，大家何不学那个渔夫——“我何必多

打鱼呢？”

真的，只要自己开心，哪种方式都是消遣。像我这样，病中躺着翻翻书，喝一杯清茶，不是也蛮舒服吗？

● 女人内裤的哲学

我很少进商店。今年初去荷兰之前我在北京等签证，闲来无事，偶尔逛了一次百货商场。现在中国所有的商场都把很大一块面积出租给小商贩，让他们摆摊。租出的这一部分，是商场里交易最活跃的一角，商品的花色多，品种全。小商贩的服务态度要比国营商店的售货员热情，在那里你还能看到笑脸，而且他们的叫卖声调很高，常常拉住游客刺刺不休地介绍他们摊位上的货物，和巴黎“跳蚤市场”中的阿拉伯人一样。

一个清脆响亮的叫卖声吸引了我的注意。

“快来看啦！快来买啦！”那女商贩至多有二十岁，长得还很漂亮，拿着一条女人的三角内裤，不停地在游人面前晃动，像挥舞着一面旗帜。“这女人裤衩不是普通裤衩啦啊！请来看最新发明的药物裤衩啦啊！这裤衩专治女人的外阴搔痒啦啊！穿了这裤衩能治妇女病啦啊！女人有外阴搔痒，有阴道滴虫，穿了这裤衩三天内保证治好啦啊！快来买啦啊！最新发明啦啊！咱们这药物裤衩有专利权啦啊！总理还给咱们这裤衩题了词啦啊！……”

政府总理居然给专治外阴搔痒的女人内裤题词！这可是件新鲜事！她的摊位上摆满花花绿绿的不同型号的女式三角内裤，还有非常性感的、让男人看了会想入非非的用薄纱制的透明内裤。几个女顾客在她的摊位前挑选，一会儿就卖出了几条，看来患外阴搔痒症的女人还不少，政府总理的题词是最有力的广告，起了相当大的促销作用。

当然，政府总理不会为这个专利做广告，并没有给这种内裤题过词，但她这样喊叫也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商场的治安人员在四周逛来逛去，仿佛熟视无睹。商场内一片喧哗，叫卖声不绝于耳，她吸引顾客的方式不过是所有小贩们吸引顾客的方式中的一种罢了。

我不禁无声地笑了。

第一，前些年，如果有人把“政府总理”和女人的三角内裤结合在一起，马上就会被捕。捏造总理给女人内裤题词的小贩，至少要以“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罪”判上三年五年。而如今，小贩假借总理的名义推销自己的商品也无人过问。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政府总理”这一崇高的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已失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

第二，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女人的贴身衣裤是不能让外人看见的。过去，女人洗了自己的内衣内裤，必须晾在隐密的地方。女人的贴身衣裤被男人看见，是女人的一种耻辱；男人看到绳子上晾晒着女人内裤，会以为一定要“倒霉”。今天，透明的女人内裤也大量制造出来，并陈放在公开场合任男人和女人挑选。中国古老的禁忌已不复存在！

第三，商店即使公开出售女人的内衣内裤，过去也一定由中老年妇女当售货员，而且摆放在妇女专用商品那一角的柜台里，

因为年轻的姑娘和少妇决不会当众购买内衣内裤。年轻的姑娘和少妇，更不会当着络绎不绝的游人高喉咙大嗓门地兜售女人的专用商品，而且这种商品还和女人最隐密、最敏感的部分的最不可告人的疾病有最密切的关系。男女之间的防线，女性的羞赧感，已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彻底崩溃！

如果继续探索下去，还可以得到第四、第五、第六……直至最深层的哲学结论。总之，一个年轻的小姐，当众高声喊叫出售这种专治女性外阴搔痒的“药物内裤”，非常充分地说明了中国正在变，而且指示了向何处变。

谁说太阳之下没有新事物？

商场里这生动的一幕，给了我灵感，我下一部小说《钱歌》，就以这一场景开始。

（为法国《读书》杂志而写）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

国文兄打来长途，说他有位朋友办着一份杂志，请他约些名人写点有关廉政建设的文章，并说张洁、叶楠、晓声等都写了。有了那些名家谈廉政，我就没有什么话说了，因为我肯定同意他们的意见。不过，由于我呆在远离北京的“老少边穷”地区，倒经常能接触到许多最普通的老百姓，不知怎的，也许我是井底之蛙，一提起“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仿佛他们比东南沿海及中原大城市的人更能代表“国情”和“特色”。这些人，我也不能说是“群众”。因为如我把他们称为“群众”，他们的看法就成了“群众意见”。这太严重、太政治化，我这篇短文承担不起。想来想去，只好把我接触的这批人叫做“土著”。

中国“土著”对于廉政的看法，的确与报刊杂志上登的观点很不相同，也颇有趣。据我听来，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类：

一类，只注重看领导人或官员的个人生活作风，所谓“生活作风”，因为土著们本身的生活就极简单，所以也仅仅是看吃、穿两项罢了。比如，这个官员平时吃得很清淡，只爱吃家乡饭，最大的奢侈不过是来碗红烧肉，穿的衣裳打着补丁，生平不爱钱，甚

至手连钱都不碰，那么，这位领导人或官员即使把这地方治理得民穷财尽，冤狱遍地，土著们评论起他来都会一致称赞；不管他办了多少坏事，糟蹋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土著也认为他是“好心办了错事”，不但会原谅他而且仍十分尊敬，离任时或逝世后，还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对他依依不舍，万分怀念。在土著的心里，“廉”和“政”是分开的。

把“廉”和“政”分开的另一种土著心态却恰恰相反，只看“政”不顾“廉”。有个土著曾跟我说：“妈的！只要这个官儿把咱们的生活搞好，把经济搞上去，他坐啥‘奔驰’，哪怕他坐‘桑塔纳’呢（这个土著以为‘桑塔纳’比‘奔驰’高贵）！他要高兴，咱们还愿意用八抬轿子天天抬着他去上班。至于玩女人嘛，咱们县上至少有二十万女人，他一天玩一个，一年也才三百六十五个，够他玩的！”我瞠目以对，不知再和他说什么，因为他的头脑里恐怕还没有现代政治中“廉政”这一概念。

头脑里没有“廉政”概念的土著非常普遍。办点事要请客送礼，和结婚过年时要招待亲朋好友一样成了风俗习惯，已经深入到民间。假如我持反对态度，定会遭他们的白眼，我倒变成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了。而他们对收礼的官员，内心里也决没有一点蔑视，认为收了礼就是“受贿”，不收礼就是“清廉”。只是在官员收了礼却不办事的情况下，土著们才有点抱怨。你如不信，可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某些节目与所谓“法制文学”的某些文章，很多制造假药、销售伪劣商品的人和贩卖妇女儿童的人，当记者问起他们“知不知道这是犯法”，不是很多犯人都回答“不知道”么？问起受害者，受害者也不知道受了害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申诉，好些人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受了害。这不由得常使我感叹，我们国家是最最重视“政治学习”的，四十多年来全国花在有组